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任孙 著

香 湾 隨 筆

李賡齋著



2000. 元. 14

古文真髓

张任孙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湾随笔 / 张任孙著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1999. 8  
(香湾文丛 / 黄金河主编)  
ISBN 7 - 5059 - 3357 - 4

I. 香… II. 张…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857 号

书名	香湾文丛(1-11册)
主编	黄金河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杰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02 千字
印张	8
插页	2 页
版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059 - 3269 - 1 / I · 2477
定价	136.00 元(本册 1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丰富 美好 深刻

——张任孙《香湾随笔》序

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  
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 王一桃

摆在我面前的是张任孙的第二本文集。读者只要看一看目录，就不能不为其丰富多样而欣然开卷。

说它丰富，不仅仅指其篇目多达一百篇以上，而且还包括其内容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到自然，从文化到教育，从文学到艺术……

说它多样，不仅仅指文章和作品形式体裁的多样，诸如历史考证、科学小品、知识杂谈、文学评论、教学札记、思想随笔、乃至说文解字、谈天说地的笔记、文字，而且在写法上挥洒自如，不拘一格。

曾读张任孙第一本文集《钩沉与拾零》，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那么多的文化深层积淀，被他一一钩沉了出来；那么多生活的奇花异卉，被他随意采撷而成缤纷的花束。如今再读他第二本文集《香湾随笔》，又被其魅力颠倒了，就像来到珠海香炉湾这一美的所在，为四围目不暇接的景致所倾心、所迷恋……

虽然，《香湾随笔》并非文艺散文（或称“美文”），而是杂文随感，但由于作者深湛的文学修养、丰富的语言知识，因之议

论说明之中不乏斐然的文采，逻辑推理之中不乏鲜明的形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湾随笔》是美的；也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引人入胜。

再没有“可读性”对一本书那样具有重要意义了。《香湾随笔》除了丰富多样优美动人以外，其可读性还表现在深刻隽永发人深思上。否则只能令人水过鸭背，浅尝辄止。

鲁迅的杂文以深刻著称，“鲁迅风”已成为杂文界的楷模。张任孙写杂文，也力求在深刻上下功夫，他的选材不一定很严，但开掘却力求其深。任何题材一经他的手，便会不同凡响，别开生面。究其奥秘，乃在“深掘”二字。而这，又跟他的思想修养有关，包括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诸方面。

收在《香湾随笔》的杂文随感，不时都闪耀作者的思想火花，而令读者豁然开朗，很难设想，没有发人深思的内涵，这些文章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喜爱。

随深刻而来的是隽永，也就是意味深长，耐人咀嚼。一篇文章能令读者不忍释手，读了还想读，就是因为其隽永，既发人深思又令人回味无穷。我不敢说张任孙的杂文随感篇篇都有这一魅力，但其中许多篇什还是能引人反思、促人猛省的。

由此可见，作者并不是无为而作，而是有为而作。时代、社会、人民全走进他的写作领域，他既要提出问题，也要和读者一起分析问题、回答问题。其中对现象的分析和对历史的回答更可看出作者思想和艺术的功力。而我们的作者，在这点上倒是胜任愉快的。

一个成功的杂文作家，除了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外，生活修养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句话，生活的丰富，思想的敏锐，技巧的纯熟，是杂文写作三要素，而前者尤为重要。所谓实践出真知，磨炼生灼见，真知灼见均从生活中来。试想，如果张任孙没有当记者跑新闻、任编辑写补白、做教师改作文等一系列经历，特别

是回国前后、“文革”前后的生括对比乃至对五十年代以来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反思，他能写出这百来篇反映国情、回顾历史、匡正时弊、疗救社会的杂文来么？

正是由于报馆新闻采访、编辑工作的需要，使张任孙接触社会，博闻广识，学习鲁迅写了一批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正是由于学校教书育人工作的需要，使张任孙长期生活在莘莘学子之中，写了大量的教学札记和思想随笔……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位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在教苑耕耘而荣获“高级教师”称号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即使不抓粉笔了仍转战到文坛，对着电脑生产出一篇篇精神产品来，而在首战高捷之后，又再接再厉，一发而不可收！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姜越老越辣；作者近年来奉献给读者的是久酿的真知，深沉的灼见。这，就更值得一赞了。曾听一位资深的老作家说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其人生字典里根本没有“退休”二字。许多作家往往坚持到写他最后一个字，再由历史为他圈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只要手还能动，我们的作家是鲜有停笔的，鲁迅如此，茅盾也如此。目前还在世的老作家也几乎没有例外。香港的刘以鬯，今年八十一了，不是还在编《香港文学》，还在写他的实验小说么？何况，《香湾随笔》的作者，今年才六十多，起码还可以再写它三十年！

我和张任孙相识已有四十多年，差不多快半世纪了，正是大风大浪的那一年，我从香港赴桂林深造，有缘和他同舟共济，相濡以沫。他比我高一年级，是我的师兄，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除了谦逊，他还有敦厚、朴实等美德。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乐道人善，急人解困，都是他留给我的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五十年代在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主办的《作品》杂志发表的《马来亚狱中诗抄》等作品十分赞赏，

但对他自己入学前在印度尼西亚任报刊记者、编辑写的文章却守口如瓶，不仅对我如此，对别人甚至领导也是如此。这就使他的天才一直被埋没三十年之久！

如今，天才终于被发现了。《香湾隨筆》继《钩沉与拾零》出版了。捧着他一本又一本的文集，我不禁浮想联翩——

他在钩沉被人遗忘的历史，而他自己也被时代“钩沉”了出来。他本可以教大学的，却被分配到中学任教；他本可以当编辑的，却被安排改学生的习作了。《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名录》没有“张任孙”的词条；《广东当代作家传略》也没有“张任孙”的自传。一直等了三十年，“张任孙”才被钩沉了出来！

他在拾零被人忽略的花朵，而他自己也被文苑“拾零”于其中。他本可以写许多随笔的，却只能整天忙碌于上课；他本可以写大量杂文的，却只能整夜埋头于教案。我在广西编《广西文艺》时，没有见过有“张任孙”的来稿；我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阅览室查资料，也一直没有见到“张任孙”的文章。一直等了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海韵文丛”才涌出他这朵浪花！

他在装点鲜为人知的香湾，而他自己也被香湾的氛围所装点。他本可以含苞吐蕊的，却长年被压在寒冰下；他本可以万里飘香的，却长年被困于桂东一山区，尽管“唯有魄仍存”，尽管“唯有香如故”。一直等了三十年，“张任孙”才和他的《香湾隨筆》成了珠海既美且香的一个文学景观……

啊！三十年，人生充其量也不过是三个“三十年”，失去了宝贵的三十年，好在还有未来光辉灿烂的三十年可以弥补。如今，“退休、读书、写作”已成了他人生的又一里程碑，连远在香港的我也望到了！

# 日 录

丰富 美好 深刻

- 张任孙《香湾随笔》序 ..... 王一桃  
题词 ..... 林 朗

## 一、文 史 杂 编

从一些文学刊物停刊说起	(3)
关于“文革文学”	(6)
关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9)
剪不断 理还乱	(11)
再谈鲁迅与苏曼殊	(14)
关于“咸水歌”	(17)
屈大均与广东民歌	(20)
元宵，爱情的诗篇	(22)
口气与力气	(25)
王一桃的城市诗	(27)
王一桃的山水诗	(30)
略说酒令	(34)
《史记》与电视剧里的吕后	(37)

---

说买书	(40)
说藏书	(42)
说书瘾	(44)
读书 买书 借书 著书	(46)
说“内助”	(48)
想起唐绍仪的家训	(50)
林则徐的对联	(52)
欧阳修的失误	(54)
说“人各有志”	(56)
火烧圆明园不是八国联军所为	(58)
孝道与老人晚境问题	(60)
人生防波堤	(63)
屈原与渔父	(65)
关于“人妖”	(67)
三百期的盛会	(69)
说说书房	(71)
随想随写	(73)
居乡想 乡乃睦	(75)
话说经验总结	(77)
有关珠海大学命名的话题	(79)
寻访珠海地上、地下及海底文物	(83)
张世杰与崖门海战	(85)
“井澳”在哪?	(88)
凭吊崖门	(90)
“四不”与杨修	(93)
吕后·南粤·牛	(94)
从门外看颓梁剩柱	(96)
圣诞老人头像	(99)

一只虎皮鹦鹉	(101)
退休·读书·写作	(103)
兔年忆养兔	(105)
珠海秋意	(108)
旅游的文化享受	(110)
从桥史说到珠海的桥	(112)
横琴抒情	(115)
难忘垂钓乐	(118)
游“亚洲第一洞”	(120)
柳侯祠速写	(122)
初识西安	(125)
寺院与银杏	(128)
现实的另一面	(130)
说受骗上当	(133)

## 二、教苑漫步

教教孩子	(137)
“看客”何时休?	(139)
是是非非说“利市”	(141)
反对“精神虐杀”	(143)
宽容与支持	(145)
教育强省与教育强市	(147)
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	(149)
师道漫笔	(152)
说启发点拨	(154)
要重视青少年的课外阅读问题	(156)
要亲自“下水”	(158)

力克“三怕”	(160)
苟不教 性乃迁	(162)
怎样读书	(164)
从学生的厌学思想说起	(166)
说“严父”	(168)
从“追星热”说到美育	(170)
伦理教育不能偏废	(172)
说说差生问题	(174)
教改要落到实处	(176)
漫说师生情	(178)
家教问题(三则)	(180)
略说择善而教	(182)
向于漪老师学习写“教后记”	(184)
备课与写教案	(187)
听课随想录	(189)
略说“修改”	(191)
举止谈吐 文雅大方	(193)
补课热：教学的怪圈	(195)
不宜用“讲古”替代讲课	(197)
高考之后谈高考	(199)
扶掖新秀上马	(201)
电视剧·孙武·邮票	(203)

### 三、语文点滴

移民与方言	(207)
从“共舞”说到旧词新义	(210)
说“跳槽”	(212)

---

说“吹牛”	(214)
说“高栏”	(216)
汉字的“形”“音”趣谈	(218)
汉字的“合体”与“拆体”	(221)
词语的时代特色	(224)
说“幽他一默”	(226)
要慎用外国词语	(228)
粤语中的“埋”字	(230)
说对偶	(232)
“市”、“墟”、“街”、“城”	(235)
“以上”与“以下”	(237)
说“胡”	(239)
不同断句 不同意思	(241)
导师的批语	(243)
释老鼠的“老”字	(245)
说“闹”	(247)
“弄璋”与“弄瓦”	(249)
广东曾是鳄鱼的天堂	(251)
说禾虫	(253)
小小邮票知识多	(255)
粽子的演变与唐家粽子	(257)
后记	(259)

# 文史杂编





## 从一些文学刊物停刊说起

最近有多份较具规模的文学杂志停刊了，而据说接踵者仍将有出现，这不免引起一些文学爱好者、特别是曾受其哺育者的伤感与议论。有些人径直就用“伤悼”这样的字眼来表示自己的惋惜之情，但市场规律在起严峻的作用，只好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文革之后，换来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文禁大开，文坛的流派纷呈，报纸杂志的出版空前之多。大家要生存，都在奋力找市场空间，于是有竞争，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有竞争，雅文学与雅文学之间也有竞争，最后不免要优胜劣汰。

文革之前，每个省最多有一两份文学刊物，文革之后情况大变，几乎每个中等城市都出有文学杂志，是否多了呢？报刊杂志的出版，要根据人口，也要根据经济承受力。按人口来说，我们的报刊不能算多，按经济承受力可能已多了。我们消费纸张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人均在订阅报刊、购买书籍方面低于发达国家，这取决于经济承受力。

文学期刊多了，是好事，使订户有选择的余地，但订户的兜里铜板有限，所订的份数不会很多，订户的着眼点自然是选好的，于是有取就有舍。现在雅文学的流派不少，出版物很多，它们之间有竞争。最近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文学新锐的研讨会，某些人除自我吹嘘，自我标榜之外，还公然否定鲁迅，会上作家与评

论家之间争吵起来，煞是热闹，这可视为雅文学之间的竞争。但是，强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俗文学。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人们的观念也在转变，生活上讲究安逸、享受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不再受到指责。为适应这变化着的形势，报纸的“休闲”、“怡情”之类的版面应运而生，这类作品也多了起来，这可说是俗文学正常的一面。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市场经济使一些文丐变得浑身散发铜臭味，为了追逐利润，忘乎所以，他们利用了人们好奇心强，乐受刺激，喜欢情欲等心理，不惜粗制滥造，刻意追求轰动效应，于是在路边书报摊就大量充斥揭秘（隐私）、怪诞、乱伦、性经、渲染变态心理等等一类的小报、杂志，它们往往还打着“普法”，“揭露阴暗面”的旗帜，行贩卖黄色、灰色、黑色的货色。这些货色里的人物，有的是穿现代服装，有的是穿古代服装。总之，不避肉麻，极尽下流。这些小报、杂志不仅在小市民当中有市场，也闯进了中上层许多家庭。这些小报、杂志（上面我称之为俗文学，不知是否合适）是对雅（纯）文学最有力的冲击，也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有论者批评那些经不起冲击、竞争而垮下来的刊物事出有因，是由于位居领导的惯于依赖上级部门的财政支援，工作墨守成规，变得缺乏应变能力。更有甚者把刊物办成小圈子的沙龙，因而毫无生气，使读者也对之不感兴趣。现在实行政制，须自负盈亏，缺乏读者支持的刊物不得不“寿终正寝”。我想，这些指责不无道理，来自主观的弊端一旦成为痼疾，外加客观因素的强大压力，内外为患，哪能不垮下去？

在这特定的时期里，一些文学刊物停办了，也许以后还会有些刊物接着停办，有些人因此而为雅文学的前途担忧，几近杞人忧天，则大可不必。综观文学的历史长河，雅文学始终占着主流的地位，黄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历朝都有，明清以来尤

甚，那些“黄”、“灰”、“黑”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冲击雅文学，但一直成不了大气候，最后就像垃圾给扫掉。高雅的东西终究会独占鳌头，如“三国”、“红楼”、“水浒”、“西游”等不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真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以古观今，尽管那些黄的、灰的、黑的看来暂时很神气，很有市场，到头来一样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1999年1月12日《珠海特区报》